

光緒十三年季春月補刊

雅州府志

冊  
七

板存府儒學署

雅州府志卷之十四

藝文上

文以載道，片言隻字，莫非洩天地之精華，藝以成名，揆藻摘輝，盡是嘔文人之心血，豈必馬揚之賦，陳李之詩，蘇文論策而後可傳歟？況遠猶辰諾如日月經天，而雅之文士與宦遊者，類多著作，要皆各有所見，一發胸次之奇，則炳炳烺烺，羽儀聖道，鼓吹休明者，何可少也。志藝文。

宸翰

康熙六十年二月初四日，撫遠大將軍王摺奏  
奉

上諭：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乃得其正。故遣使西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

瀚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征紇，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

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時考証。

於後大概中國諸水皆發源於源委，可得而縷晰也。黃河之

源，出西

坤山之東，衆泉流出，沮洳

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教敦他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星宿海也。是為河源，匯為查靈、鄂靈二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勒哈納，番名岷控撮，漢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名楮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斯言

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入，至灌縣分數十  
歧，至新津縣後合為一，東南流至叙州府。金沙  
江入之。金沙江之源，自達刺喇嘛東北烏控  
烏蘇流出，烏控烏蘇，譯言乳牛山也。其水名烏  
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東南流逕中甸，入  
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  
永北府會打冲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  
叙州府合岷江，流經夔州府入湖廣境，由荊州  
府至武昌府與漢江合。漢江源出陝西寧羗州  
北嶓蒙山，名漾水，東流至南鄭縣為漢水，入湖  
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江合岷山江，此水自  
東南大幹之內，故發源於西番，流入中國也。瀾  
滄江有二源，一源出於喀木之噶爾機雜噶爾  
山，名雜措河，一源出於喀木之濟魯肯他拉，名

數母豬河。二水會於乂木廟之南，名拉克豬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宜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江之西，為哈拉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連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唐隘，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潞江之西，為龍川江。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大唐隘，西流為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斯之岡底斯東打母朱喀巴珀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出，為牙母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過日噶公遙兒城傍，合噶兒諾母倫江之南。

流工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為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千喀巴珀，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品母達賴腦兒，又流入郎喀腦兒。兩湖之水，西流至桑納池。岡底斯之北，有山名生格喀巴珀，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亦至桑納池。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西馬珀家喀巴珀山之水會焉。珀家喀巴珀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尼納忒克國，為岡噶母倫江，即佛書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今考之，即岡底斯是。唐古特稱岡底斯者，猶言象山水之根。

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南有二湖接連，土人相傳為西王母瑤池，意即阿耨達池也。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克之正南海中，山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乃真普陀，一在浙江定海縣海中，謂善才第二十八叅觀音菩薩設法處，一在圖什特，今番名布達拉山，亦為觀音化現之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故於彼地山川頗可引為據也。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注以三危為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里城之東南，為喀木地，達賴喇嘛為危地，班禪師呼圖克兔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合喇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至於諸番名號，

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圖白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於廟。今番人名詔，詔者譯言而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時，烏斯藏大寶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鹵簿送之，遣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邊境，即不能前進而返，留其儀仗於佛廟。至今往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於明實錄者，爾等將山川地名，詳細改正具奏。

聖祖仁皇帝製製平定西藏碑記

昔者

太宗文皇帝之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得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自人跡不至之區，經饑敵之國，閱數年，始達盛京。至今八十八載，同行善事，俱為施主，頗極安寧。後達賴喇嘛

之歿第巴隱匿不奏者十有六年任意妄行拉  
截滅之復興其法因而允從拉截苦苦惱兒羣  
衆公同請中間策妄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動準  
噶爾之衆肆行奸詐滅壞達賴喇嘛並廢第五  
輩達賴之塔辱踐班禪燬壞寺廟殺戮喇嘛名  
為興法而實滅之且欲竊踞圖伯特國朕以其  
所為非法爰命皇子為大將軍王又遣朕子孫  
調撥滿州蒙古綠旗兵各數萬歷烟瘴之地土  
馬安然而至賊衆三次乘夜盜營我兵奮勇擊  
殺賊皆喪胆遠遁一矢不發平定西藏正興法  
教賜今呼必爾罕冊印封為第六輩達賴喇嘛  
安置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衆各復生業於  
是文武臣工或謂王師西討歷瘴屬險遠之區  
曾未半載輒建殊勲實從古所未有而諸蒙古

部落及圖伯特酋長亦合詞奏曰、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彼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衛等部落人衆、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如此盛德大業、非臣下頌揚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鐫勒招地、以垂永久、朕以何功焉、而郡衆勤請不已、爰記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綏、象輿教誨爾、康熙六十年頒、雍正二年甲辰季夏月之吉立。

聖祖仁皇帝御製瀘定橋碑記

蜀自成都行七百余里、至建昌道屬之化林營、化林所隸曰沈村、曰烹壩、曰子牛、皆瀘河舊渡口、而入打箭爐所經之道也。考水經注、瀘水、源

出曲羅而未明指何地。按圖誌：大渡河水即瀘水也。大渡河水源出吐番，匯番境諸水至魚通河而合流入內地，則瀘水所從來遠矣。打箭爐未詳所始。蜀人傳漢諸葛武侯亮鑄軍器於此，故名。元設長河西宜慰等司。明因之。凡藏番入貢及市茶者，皆取道焉。自明末蜀被寇亂，番人竊踞西爐，迄本朝猶阻聲教。頃者黔番肆虐，戕害我明正土官，侵逼河東地，罪不容誼。康熙三十九年冬，遣發師旅三路徂征。四十年春，師入克之，土壤千里，悉隸版圖。鍋庄木鴉萬二千餘戶接踵歸附。西爐之道遂通。顧入爐必經瀘水而渡，瀘向無橋梁，巡撫能泰奏言：瀘河三渡口，高崖夾峙，一水中流，雷轟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授索懸渡，險莫甚焉。茲偕提臣岳昇龍相

度形勢，距化林營八十餘里，山坎坦平，地名安樂，擬即其處，仿鐵索橋規制建橋，以便行旅。朕嘉其意，詔從所請。於是鳩構造橋，東西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施索九條，索之長視橋身餘八丈，而羸覆版木於上，而又翼以扶欄，鎮以梁柱，皆鎔以庀事。橋成，凡傳命之往來，郵傳之絡繹，軍民商賈之車徒負載，咸得安驅疾馳，而不致病於版涉。繪圖來上，深愜朕懷，爰賜橋名曰瀛定。任事着勞諸臣，並優詔獎敘，仍申命設兵戍守。夫事無大小，期於利民，功無難易，貴於綏久。今既肇建，茲舉俾去危而即安，繼自今歲時繕修，協力維護，皆官斯土者責也。尚永保勿壞，以為斯民貽無窮之利，是為記。

世宗憲皇帝平定西藏勅建惠遠廟碑記

聖天子統御中外，覆育萬方，文德覃敷，化自古難化之族，武功赫濯，闢從來未闢之疆，允矣。澤被無雷，威周八日，凡秉血氣，莫不尊親，獨澤阿拉布坦、蠡爾無知，自外生成，逞井蛙之見，肆螳臂之雄，暗令車零敦多布等，戕害喇藏，荼毒生靈。邊臣奏報，上屢

宸衷軫此荒隅，陷於水火，爰

命撫遠大將軍王親統總辦，節穆魯烏蘇居中調度，指授機宜，遣平逆將軍顏信田苦苦腦兒塞一路進剿。

命臣噶爾弼統領川滇荆楚江浙蒞漢官兵，由蜀進剿。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出蜀之打箭爐、裸塘，以至乍了，又木多，會集滇兵，整隊進發，一由類烏齊，結樹水噶三

達奔工為正兵，一由洛龍宗，朔般多達喇宗，沙  
弓喇弩弓喇為奇兵，訂期會取喇哩、竹貢、墨竹、  
工卡一帶地方，宣佈

天朝恩威，曉以順逆大義，撫歸戮叛，賊散。賊番降服，  
諄囑爾弼委授之藏王達格咱磔巴阿角喇復  
坦，兵不血刃，於八月二十三日直抵招地，封倉  
庫以待西師，撫僧俗而寧佛土。招曰：哈喇烏蘇  
助逆之蠻兵，斷彼喇撒達木餽，賊之糧道。西師  
在前，我兵在後，而車零敦多布等援散，食絕，力  
竭勢窮，狼奔鼠竄，戰影遠遁。由是西來之達賴  
喇嘛得於九月望日抵藏，坐牀。僧俗皈依，遠邇  
傾嚮，歡聲振天。梵音匝地，共祝

聖壽無疆，河山鞏固，此皆上賴

廟謨宏遠

德威遐震，下仗諸臣，佈置有方，糗糧充裕，更兼將士  
奮勇，志切同讎，所以道經五千，履危嶺，雪嶺，有  
如平地，時歷四月，冒蠻烟瘴雨，而甘之若飴，壯  
氣凌雲，直入亘古師旅未到之絕域，而成此克  
捷之功也。勒之豐碑，恭紀道塗年月日云爾。銘  
曰：天地為界，日月為期。  
一洗塵氛，永靖荒裔。

奏疏

平定西藏疏

定西將軍噶爾弼

為取定招地事，從前招拉里地攻取，奏  
聞，臣等領兵暫止拉里地方，喂養馬匹，伏扎，與平逆  
將軍約會，再行進取招地在案。我們差往打聽  
信息之人回來，稟稱諸芝之苦，圖克兔，迎來歸。

順今推木匠率桑帶領噶兒之兵六百名，鑿兵二千名，在於噶兒招母倫之渡口堅守。墨竹工卡章名兒自榮所前來，與我們之兵對敵，聞聽諸芝苦圖克兔暫行不行歸順。臣即與衆人商議，我們若住扎，仍等約會日期，倘或推木品前來，將噶兒招母倫之渡口墨竹工卡監守，將歸順我們之人，俱驚怕更變，則坐守事務必致有誤。我們即行起身，俟推木品未能措及之先，不若將墨竹工卡噶兒招母倫之渡口攻取，再等候西寧之兵一同前進。如此議定，即將滿漢兵內挑選三十名，扮為唐古茲之人，差往打探信息。此際工布之磔巴等親身前來稟稱，我等遵將軍之令，帶領十名在際工布加水打地方下營，情愿一同戮力等語。臣等逐一

賞賜令千總趙儒磔巴集古爾將銀緞等物拏去前徙工布加木打地方將工布之兵逐一賞賜八月十六日在於墨竹貢卡地方約會已經差去臣等帶領滿漢官兵於八月初六日自拉里起身到工卡爾拉地方諸芝之苦圖克兔將伊地方人口數目冊籍呈送迎來歸順已到諸芝地方據我們從前差去之滿漢兵稟稱墨竹工卡兒地方有唐古忒之兵榮梭蒙古兵共有千餘名俱行安營並無推木品之兵信息次日起身到墨竹貢卡地方據前行之先鋒稟稱前邊扎營之賊聞我們之兵來俱行撤散現今彼處無兵等語因此臣等即行前去將墨竹貢卡攻取磔巴達蛙等俱行賞賜安民據差徙噶兒招毋倫渡口驗看船隻之通事查錯阿喇木巴